

人魚

故事有妖有怪，
有诡异，但最吸引人的，
其实是贯穿故事始终的“真情”二字。
正是现在人欠缺并极度渴望的。
让我们跟随鱼姬回到北宋繁华盛世，
看小小的倾城鱼馆上演怎样的一幕幕离奇幽话。

鱼
馆
幽
话



NLIC 2970701952

这里有10个好看的故事

有美貌刻薄的鱼精，有慵懒搞笑的狐妖，有惊悚诡异，也有光怪陆离，
但最吸引人的，其实是贯穿故事始终的“真情”二字。
这种纯粹的“真情”，正是现在人欠缺并极度渴望的。
让我们跟随鱼姬回到北宋繁华盛世，
看小小的倾城鱼馆上演怎样的一幕幕离奇幽话。

瞌睡鱼游走◎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瞌睡鱼游走◎著

鱼 馆 话



NLIC 2970701952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鱼馆幽话/瞌睡鱼游走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0588-900-9

I. ① 鱼… II. ① 瞌… III. ①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6544 号

鱼馆幽话

责任编辑: 马吉庆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48 (编辑部)

0931-8773269 (发行部)

E - 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90mm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88-900-9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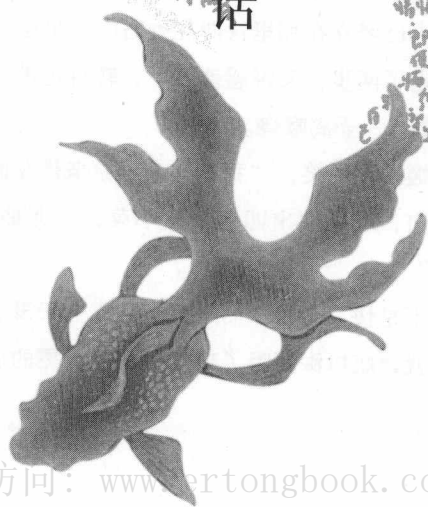
录

第一话 《相思藤》	001
第二话 《双生花》	013
第三话 《忘情草》	025
第四话 《紫苔》	039
第五话 《罨泪》	061
第六话 《昆仑墨珈》	091
第七话 《连蝉》	115
第八话 《青鸾》	157
第九话 《木相公》	199
第十话 《竹夫人》	231

人魚物語
相思藤

第

話



上里田有一个好姑娘，
名字叫相思藤，
长得如花似玉，
是个好姑娘。

相思藤是个好姑娘，
长得如花似玉，
是个好姑娘。

鱼姬的酒馆位于东京汴梁东市尾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几丈见方的堂子，三张花梨木桌子，一个高高的陈木柜台，一排过于简单的酒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粗陶器皿。器皿里都是酒，有的只装得下一口水酒，有的却可以塞得下一个昂长七尺的壮汉。

当然，这里做的是正当的买卖，所以这里的器皿里全都是酒，各种各样的，香醇的，清冽的……不计其数。

柜台卷帘后的厨房里还有各种下酒的佳肴，只要是客人说得出，这里的厨房都做得出来，是以尽管店面装潢古朴，往来的酒客也是络绎不绝。

正当市的时候，老板娘鱼姬总是趴在那因年代久远而显得分外光滑的柜台后面，偶尔慵懒地将目光游向街面，看看外面的别样繁华。

这样一个简单得近似于简陋的酒馆难免会显得有些冷清，特别是相对于对面的鎏金阁而言。

鎏金阁是汴梁城中最有名气的青楼，包揽了天下最妩媚最温柔的姑娘，据说就连当朝的徽宗皇帝也曾经微服到此“体察民情”，留下过墨宝。而后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商贾走卒，都很乐意花银子来瞻仰圣上墨宝，顺道沾惹点皇气。

所以，即使连日阴雨绵绵，对面鎏金阁的姑娘们也照样在楼上挥舞着丝帕，招揽着来往的过客。雨点偶尔溅湿了姑娘身上的纱衣，半点春色外露，不由得让走在街上的男人们心猿意马，不自觉地迈开两条软绵绵的腿儿走进这温柔乡。

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说正撑着把油纸伞立在街心上那位。

这人已经立在那里快两炷香时间，呆望鎏金阁上的春光一片，许久才挪步向那边走了两步，又困惑地停下，转身走进了酒馆，顺手收起纸伞，转身道：

“掌柜的，一壶离喉烧。”

鱼姬抬头一笑，“我道是谁，原来是龙捕头。”说罢起身烫了一壶酒水，送到桌边，顺手端出四色下酒小菜，“龙捕头快三个月没来了，可是出公差去了？”

“不是快三个月，而是三个月零七天没有尝过倾城鱼馆的佳肴美酒了。”龙捕头就着瓶口深深吸了口气，两笔浓黑的眉毛登时舒展开去，喃喃道：“能

够回来喝到这样的酒，真好。”

鱼姬缓缓移回柜台后面，呵呵笑道：“看这嘴甜得，莫不是又有什么趣事？说出来解闷也好。”

龙捕头苦笑一声，“掌柜的好兴致啊，果真要听？”

“当然了。”鱼姬扬声道，“如果说得精彩，今天的酒钱就免了。”

龙捕头微微叹了口气，“好吧，那麻烦掌柜的先坐稳了……”

这个故事要从捕头龙涯奉命追捕江洋大盗风麒麟开始说起。

三个月前，龙涯带同四名捕快与风麒麟于贵州苗岭地界狭路相逢。两人大战三百回合，未分胜负，最后风麒麟遁入密林，龙涯等五人追将进去，却失去了他的踪影，加上地形不熟，东转西转的，终于迷失了方向。

这四名捕快本是兄弟，都姓李，按年岁大小分别是李大、李二、李三、李四，虽然功夫不怎样，倒还算伶俐。五人在林子里转悠了一天一夜，虽然找不到出路，但林中的野兔飞鸟也是不少，以他们的身手倒不至于挨饿。

直到第二天天亮，他们终于在密林深处发现了一条小路，山路泥泞，一串浅浅的脚印一直延伸至深山。

那脚印很浅，又皆是前掌着地，料想是轻功绝佳之人所留。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除了正在追捕的大盗风麒麟外，不做第二人想。

所以，他们很小心地尾随而去，为了以防万一，龙涯在路边的树干上一一做了记号。谁知走了大半天，没有发现风麒麟，反而看到了一座苗人的山寨！

一根根原木封围而成的围墙上蜿蜒着一层又一层相思藤，远远望去青绿一片，煞是好看。

走到近处，便见着三五个苗家小姑娘在寨外追逐游戏，犹自拍着小手唱着：“乔木来，乔木来，藤无乔木随风摆。乔木生，乔木生，藤抱乔木好生根。寂寥空度数世老，未若相思一载春……”

龙涯等人久未见人烟，突然见了人家，心中自然欣喜，见几个孩子玩得正欢，正要上前相问却突然吃了一惊。

因为那几个孩儿居然长得容貌甚是相似，都是一般冰雪可爱，好像是一胎同胞所生。见龙涯等五人走近，小姑娘们似乎是被吓到，一个个快步奔进山

寨，躲得远远的偷看。

山里孩子怕生也很正常，只是个个目光灼灼，兴奋多过新奇。

龙涯等人无心与小孩子一般见识，于是径自进寨想要寻人探问出山的路径。

山寨不大，正中耸立着一座年代久远的神殿，顺着高高的破败石阶蜿蜒着大片大片的藤条，乍眼望去似乎那神殿是与无数藤蔓一起从地下破土而出，隐约透出几分诡异。

神殿附近零星地散布着一些茅舍，几块田地，田间地头几个苗家女子正在侍弄田地，一见龙涯等人，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偌大的寨子里住着二十余户人家，约莫四十余口人，大多都是十来岁至二十四五的年轻女子，个个生得娇俏妩媚。此外便是先前见过的几个幼稚女童和几个鸡皮鹤发的老妪，全寨上下不仅没有半个男人，就连二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女子也见不到一个。

最奇特的是，那些美貌女子也和那些女童一般，容颜相似，若非年龄不一，只怕也会被误认为同胞所生……

龙涯等人虽然觉得诧异，但女人们的热情招待无疑让人受宠若惊。这也很自然，倘若一个地方很长时间都只有一群女子聚居，突然进来了几个青年男子，必定一石激起千层浪。

龙涯向女人们打听出山的路，却被告知因山间气候复杂，这几日瘴气弥漫，人畜半点沾染不得。登高处抬眼一望，果然见来时山路已经白雾弥漫，就算是过去也看不清道路。如此一来，几人只得暂时留在寨中盘桓数日，等迷雾散去再走。

逗留于此，最舒心的便是那李家四兄弟，他四人不比龙涯时时忧心上命差遣，难以放开怀抱。

想这苗寨中美女如云，任凭挑出一个都可以将京城勾栏里的姑娘比了下去。况且苗女多情，不比的汉家女子矜持作态，自然是风情万种。

龙涯见那几人乐不思蜀之态，也懒得加以约束，只是此地种种不同寻常之处，也确实让人有些不安。况且那走脱的盗贼说不定也在附近，于是宴罢离席，四处巡视一番。走出数十丈，还听得到那喧嚣闹酒调笑之声。

步出苗寨，沿山寨木墙绕了一圈，似乎外面林间迷雾更浓，山中夕阳余晖

却依然透了进来，在木墙的层层藤壁上镀上一片金边。

如此抛开浮生，偷得半日闲暇本是件惬意的事。

不过细细看来，那原木拼就的木墙倒是很奇特。每棵都是人腰粗细，树皮龟裂，纹路密布。而每一棵之间却无半个楔子木钉，似乎只是竖直地靠在一起，全凭外面缠绕生长的蔓藤固定牢靠。

再仔细看却发现那蔓藤四处缠绕，只见蔓叶而不见其根，好像是自原木内生出来的一般，只是勒得很紧，全都陷在树皮里，也无怪木桩上裂痕道道，显出不同的扭曲裂纹。

龙涯正想凑近了看看，却听得一个柔媚的女声：“原来龙爷在这里。”

循声望去，正是先前席间坐在身旁的苗家姑娘沙蔓，于是颌首微笑答礼。

“沙蔓来请龙爷回寨，这里入夜后有很多野兽出没。”声甜人美，相信没有几个男人可以拒绝她的请求。龙涯想都没想就随她回去，由沙蔓安排住所休息。

异地而居，终是睡不踏实，歇至半夜，便听得旁边茅屋窸窣窸窣，似乎是有人走动。龙涯习惯性地翻身掠到窗边，果然见李四鬼鬼祟祟地自屋里出来，一个人向那神殿走去，行不多时，暗地里闪出一个窈窕的身影，似乎是众多苗女中的一个。两人见了面，亲昵地搂在一起，沿着台阶走向神殿……

深更半夜，孤男寡女自然是做不出什么好事。大宋虽礼法森严，但这几个哥们也都是时常在勾栏里厮混的主儿，在这荒僻之地哪里还有什么顾忌？

“狗男女。”龙涯讪笑啐了一口，也不理会，只是转身回到床上，继续睡。

又过了两个时辰，又听得有人在敲旁边的窗户，想来又是些个美艳苗女难耐寂寞。果然，窸窣窸窣一阵之后，又听得一阵脚步声响，似乎又是朝神殿方向去……

龙涯暗笑，心想那李四还没回来，又去了个急色鬼，两厢撞见只怕是好看。事不关己，也懒得理会，索性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神清气爽。

出门活动活动手脚，见外面的田里已经有不少人在劳作，沙蔓的裙摆衲在腰间，露出一双光洁匀称的玉腿，说不出的娇媚。

龙涯的眼睛哪里还移得开去，只是抄手靠在门柱上。

突然，沙蔓惊声尖叫，在那田中蹦跳挣扎，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龙涯飞掠过去，一手挽住沙蔓纵身而起，只见沙蔓右腿鲜血淋漓，居然被

什么东西撕去了鸡蛋大小的一块皮肉！

只听“吱”的一声，土里蹿出一只身长过尺的硕鼠，势头甚是凶猛！

龙涯的刀向来很快，一刀出手，那硕鼠登时身首异处，血水漫过田地，将泥土染成深褐色。

沙蔓惊魂未定，被其他苗女扶到一旁疗伤，行至几步之外却又转过头来，脸上带着莫名的神情，说不清是感激还是什么……

龙涯目送沙蔓远去，心想这等娇柔的女子留在这荒僻之地，着实难为了她。正自胡思乱想，却听得背后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龙爷……吃早饭……”

龙涯本是习武之人，很少有人能够这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背后，听得这个诡异非常的声音，不由心头一颤，猛地回过头去！

只见一张风干橘子皮也似的老脸上挂着一丝诡异的笑意，正是这寨子里最老的藤婆！

突然看到这样一张老脸，很少有人不被吓住的，龙涯仓皇应了一声，却听得旁边一阵窃笑，那几个女童蹲在近处，相似的小脸上带着同样的讥诮神情，只是那眼神却不知道为什么总让人背后阴恻恻的，极不舒服！

龙涯虽然见怪，但也无意与几个小孩子计较，再一转头，藤婆已经走得远了，看似颤颤巍巍，转眼却在十余丈外！

龙涯定了定神，心想这里处处透着古怪，终究不是长留之地，还是早点带齐那四个跟班，另觅一条出山的路为好，于是他径直走到那哥四个住的茅屋，开始叩门。

敲了许久，门缓缓打开，李大那张还没睡醒的脸出现在门口。

“快叫你那几个兄弟起来，有事做！”

“他们不是早就起来了么？”李大打了个呵欠，口里冒出一股酒臭味，看来是昨晚饮过头，宿醉未醒。

龙涯嫌恶地捂住鼻子，一把推开李大走进屋去，只见铺开的竹板上散乱着些个官帽外袍，那三人果然不在这里。

“奇怪，难道那三厮昨晚出去了就没回来？”龙涯心头生疑，抓起榻上的官帽掷在李大身上，“赶快收拾妥当，再去寻那三个！”说罢起身踱了出去，

远远看到众苗女在坝场上摊开桌子准备吃饭，再仔细一看，似乎是少了几个人，想来便是那三个寻李四等人厮会的苗女。

席间也无人谈及失踪的几对男女，龙涯心知有古怪，也不好相问，只是饭后带了李大私下查访，整整一天，依然无果。

这山寨位于密林正中，似乎只有来时的那条小路通向外面，林间白雾弥漫，果然是出去不得！

入夜回到山寨，那群苗女依然如同昨晚一般热情款待，对那几人的下落依旧只字不提。

李大不知头儿的顾忌，也没把兄弟们失踪的事放在眼里，只顾与苗女们饮酒作乐，放浪形骸。龙涯隐约之间有些不好的预感，在席间虚与委蛇一番便早早回房休息，打算天色尽黑再暗自查探。

果不其然，时过夜半，又有人在敲旁边茅舍的门！

龙涯隐在窗后望出去，一个美貌女子叩开李大的门，两人搂抱亲热，说不出的轻怜蜜爱。李大本欲拉那女子进房，却见那女子含羞掩口偷笑，遥指神殿。

不多时，李大果然跟随那女子向神殿走去！

龙涯疑心暗起，昨夜那三个不争气的东西挑那地方鬼混还可以说是为了避嫌，今晚那茅屋只有李大一人，实在没有理由舍近求远！

失踪的几个最后都是随苗女去了神殿，虽然几个娇滴滴的女子不可能对几个练家子有什么威胁，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是那神殿里有古怪！

龙涯悄无声息地尾随在后，远远跟了过去，刚刚到了门口，便听到一阵喘息呢喃。

很普通的石屋，壁上顶上缠绕着许多粗细不一的藤蔓，正中的顶上开了个宽约一丈的空洞，一束煞白的月光投射进来，照亮了石屋正中央的圆形祭坛。祭坛上的两人早已经欢好成双，两具赤裸的身体彼此纠结，在这暗夜的月色下透出一片瘆人的苍白！

这样窥人隐私始终是不好，龙涯虽然乐意观赏这等活春宫，也不好再靠过去，只是远远打量着那神殿中其他物事。

很奇怪，说是神殿，除了那个祭坛外，根本就没有供奉任何神祇。只在东

面角落里靠着三段一人高的原木，也和寨外木墙上的原木一般爬满了相思藤，只是在中间高高鼓出一块，远远望去就像是立着三只大大的纺锤。

此外也没有什么古怪。

听得李大喘息渐沉，想是销魂蚀骨，欲罢不能，龙涯暗笑，转眼望去，只见那女子柔美白嫩的胳膊正环在李大颈项，说不出的恩爱缠绵。

突然，令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女子娇柔匀称的双臂突然暴长数丈，变得蜿蜒细长，如同藤蔓一般缠住了李大的脖子！继而攀升而上，紧紧勒住何大全身！力道之大，居然让李大半点动弹不得！

那女子的身体突然变成一片惨绿，腰腹等处也蔓延出藤条也似的东西，衍生速度惊人，眨眼之间已经将李大紧紧捆住，甚至无情地勒进了皮肉之中！

龙涯在殿外窥得这等可怕情形，不由目瞪口呆，却见着那女子的双腿也起了变化，彼此交错盘旋，一拔数丈高，牢牢地攀在石顶之上，瞬息之间已经将李大倒吊在半空！

可怜李大一时未曾断气，却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只是徒劳地挪动着，血水顺着他身上的藤蔓枝条而下，“啪嗒啪嗒”地滴在下面的祭坛上！

那女子的身形早已经不成人形，如同一个蛹一般将李大紧紧包裹在内。而李大溢出的血水无疑是滋养了蔓藤的生长，于是繁衍得越发密集，将李大包裹得越来越密，只露出一张惊恐绝望痛苦而扭曲的脸，因为失去了血气而渐渐干枯黯淡！

很明显的，李大已经死了，过程也不过转眼之间。

任何人看到这等恐怖情形都不可能镇定，龙涯也不例外。当他乍然醒悟准备逃离的时候，背后传来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你看到了？”

龙涯猛地回过头去，却被来人先下手为强，一把推进了神殿！

当他站稳身形回过头去，只见藤婆佝偻的身影立在门口，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啧啧……等了六十多年，总算等到一个自己送上门的。”藤婆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一接触到顶上投射下来的月光，登时喳喳作响，那苍老之躯如同一大丛藤条一般四下激射开去，交错织就一张藤网，向龙涯呼啸而来！

龙涯仗着身手灵活，一一避开，那枝条一旦挨到了地面，便生了根，又从地上繁衍而出，似乎是无穷无尽，不一会儿，整个大殿有一半都长满了藤条，石门也早被封住！

龙涯无奈只得退向东面角落，到了近处才发现那角落里的巨大纺锤状物体上都有着一张恐怖的脸，虽然已经扭曲得不成形，却依稀可以分辨出正是昨夜失踪的李二、李三和李四！

很快那吊着的李大也会和他们一样，变成这山藤包裹下的木头！

此时此刻龙涯才想到，那天在木墙中的原木上看到的裂纹图案是什么，就和他们一样，是一张张扭曲的人脸！

如此思虑之间，一条柔韧的粗藤已经席卷而来，紧紧缚住了他的双腿，只是伸缩之间，已经将他拉得摔倒在地，然后一股巨力袭来，他已经不自觉地被拖向那片繁茂的藤蔓！

即使是拔出钢刀直插地下也无法制止倒滑之势！

眼看藤网越来越近，突然闪过一片刀光，那粗藤登时断裂开来，带出一阵慑人的嚎叫！

旁边伸过一只手将他拉起来，转头一看，却是沙蔓！

沙蔓的一手拉住龙涯，一手扯住一根屋顶倒垂下来的藤条，一荡而起，转眼间两人已经自顶上的洞口跃了出去，落在屋顶上。只听得下面嘶吼连连，那纠结的藤条似乎想要自空洞喷涌而出，却始终冲不出来。

“你放心，只要在神殿里现了形，除非是能够成功转生，不然她是永远都出不来的。”沙蔓怔怔望着下面蔓延的藤条，眼里泛起一丝悲哀。

“你们究竟是什么……”

“不知道。”沙蔓摇头茫然道，“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在这里了，一生二十五载，如果不能在二十五岁之前寻着乔木依托转生，就会和藤婆一般形容枯槁，难以再寻到可以依托的乔木。”

“可是那是人，不是什么乔木！”龙涯沉声道，“我那四个下属……”一时悲愤于胸，却说不下去了。

“他们已经是乔木了。女人如丝萝，男人如乔木，不这般缠绕，何来相思无尽？”沙蔓淡淡地说道，“很快就有姐妹转生了，然后再不断重复，生生世

世皆逃不出这一轮回。纵使早已厌倦这般宿命，却是无可奈何……”沙蔓声音轻柔，在龙涯听来却说说不出的落寞。

“你为什么救我？”龙涯颤声问道。却见沙蔓撩起裙摆露出那匀称的小腿，右腿上还有一块鸡蛋大小的疤痕，正是白天被那老鼠咬的伤处，不想这一天时间就已经结疤，只是那疤痕呈墨绿色，倒更像植物蔓藤的断口。

“你走吧，不然就来不及了。”沙蔓抬手遥指寨外那条隐在密林深处的小路，“出了寨就不要回头，闭着眼走，出了林子才可以睁眼。”

下面的茅屋大多亮起了灯火，想来已经惊动了不少人。

龙涯知道此时不走，等到人都出来了就再也出不去了，于是纵身自屋顶跃了下去，快步奔到寨门口，蓦然回过头去，只见沙蔓立在屋顶，在月色下温婉如仙子，眼波流转处依稀透出几分了悟，对他微微一笑，旋身落入神殿之内！

然后，他看到那神殿中又蜿蜒出许多青藤，和先前藤婆的藤蔓纠缠在一起，将神殿的大门紧紧封住！

沙蔓在他的眼前化成了青藤，从此再也没有了那个声音轻柔的女子。

龙涯茫然立在那里，看着那些个苗女们自四面八方奔向神殿，发出绝望的嘶叫。他蓦然回过神来，迈步向那小路奔去，闭着眼睛，不停地追问自己：

“她为什么如此……”

这夜特别漫长，等到他闭着的眼睛感应到光线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两天前的路口，那路边的树干上还留着他进林之前留下的记号，只是早已经斑驳开裂，刀口布满了浮土，似乎在那里已经不止两天。

回顾身后那条烟雾密布的小路，泥泞的地面上浮现着许多规则或残缺的脚印，有他的，李家四兄弟的，还有之前不为人知的无数行人的脚印，都是朝着密林深处而去……

只有他的脚印是从林中蜿蜒而出。

龙涯跌坐于地，呆望着那条神秘的小路，迷惑着种种的迷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日听的那些女童们所唱的歌：

乔木来，乔木来，藤无乔木随风摆。

乔木生，乔木生，藤抱乔木好生根。

寂寥空度数世老，未若相思一载春……

龙涯说罢自酒壶中斟了一杯离喉烧，正要送到唇边，却又突然停住，沉声道：“等到我寻着方向出了苗岭，回到镇上，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了两个多月，而我在山中其实也只有两天多而已。”

鱼姬微微一笑，自酒架上取出一盏小巧玲珑的白玉瓶，移步桌边，“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也难怪龙捕头身涉其中而不自知。”她伸手自龙涯手中取出酒盏，一扬手将酒水倾向街面，“听了这么精彩的故事，光请龙捕头喝离喉烧似乎太不够意思了。”说罢将白玉瓶中的酒浆斟入酒盏，放在桌上。

那杯中酒水青翠欲滴，龙涯轻抿一口，只觉满口缠绵，迂回之中更带几分苦涩。

“这是什么酒？”

鱼姬含笑将白玉瓶放在桌上，徐徐移回柜台后面，“这酒……就叫相思。”

龙涯闻言心中一动，取过酒瓶一看，只见白皙透光的玉瓶中浸着一小段纤细的青藤，衬出一汪动人的幽碧……

——《相思藤》完

双生花

第一话

